

朱熹与奉化

沈潇潇

朱熹（1130–1200），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为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and 诗人，一生著述甚丰，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历代钦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标准，作为一位儒学集大成者，他与孔子并提被尊称为朱子，又因赐谥“文”而称朱文公。朱熹曾在奉化讲学，后人还在其讲学处建了龙津馆（龙津书院），但他与奉化的关联还不止于此。

清光绪《奉化县志》学校卷载：“龙津书院，一名龙津馆，县东四里。宋乾道中，朱文公奉使至此，士人留延问道，遂立书院。”但经笔者考证，朱熹自绍兴二十七年（1157）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罢归，至淳熙五年（1178）任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21年间身无一官半职，不可能有乾道年间（1165–1171）的“奉使”之行；而光绪志古迹卷又载：“龙津馆，朱文公提举浙东常平，循行台温郡，泊舟龙津，长吏率诸生讲学之所。”记载与学校卷有异，但应该是准确的。

首先，时间准确。淳熙八年（1181）八月浙东大饥，因在南康救荒有方，朱熹被朝廷任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内应对有力。因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唐之姻亲王淮所恨，在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他在此期间“奉使”循行至奉在情理之中。

其次，路径准确。朱熹为浙东赈灾而奔走于浙东各地，奉化是明

州往来台温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从明州出发，由水路至奉化，在龙津（县江城区段）大桥铺泊舟上岸，沿陆上官路龙潭铺、尚田铺、双溪铺、方门铺、山隍铺、栅墟铺，方可进入台州西店驿（时宁海属台州）。

最后，接待规格也准确。朱熹以浙东提举之职循行辖地，沿途地方最高长官必亲自迎送，奉化也不例外。又因朱是理学大家，“长吏率诸生”邀其讲学也是水到渠成。长吏即最高长官，是谁？当是淳熙八年九月至次年四月间在任县令苏祁。

龙津馆或龙津书院是在朱熹来奉 30 年后，由嘉定四年至六年（1211–1213）在任县令冯多福所建，地点在“县东北四里，西市之东，惠政桥之西，临大溪侧”。至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改名为文公书院，后废。元贞年间（1295–1297），达鲁花赤等兴复于宝化山南麓，延松林乡鲇崎人任士林（1253—1309）为师。任为奉化硕儒，在他任教期间，是文公书院的高光时期。

光绪志记宝化山“一名玉几山，为县治学官之几案。俗传有樵夫入山，满目皆金宝，欲拾之，忽有神人仗剑而出，顷之不见”。任士林是朱熹理学和教育思想的笃行者，非常看重在文公书院任教之职，除作《重建文公书院记》，又作《宝麓赋》，其中咏曰：“忽宝麓其隆起兮，实枕雄乎一州。”时奉化已撤县升州，宝化山不高，任言其“雄乎一州”，我觉得其意在于：宝化山麓汇奉化“青青之彦俊，以游以息，以讲以习”的文公书院，是培养未来栋梁之才的高

地。任以朱熹为榜样，在文公书院之后，又“讲道会稽，授徒钱塘，文日大以肆，近远求者无虚日”，后被荐为湖州安定书院山长。《元史》有“东南文章大家”、剡源榆林人戴表元传，传未提及“当表元时，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戴表元挚友赵孟頫则称任之文“沉厚正大，一以理为主，不作庾语，棘人喉舌，而含蓄顿挫，使人读之而有余味，余敬之爱之”。

南宋名列“四明四先生”之首的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舒璘（1136–1199），是奉化广平乡（现舒家村）人，在思想学术上宗陆九渊，兼综朱熹、吕祖谦，著有《广平类稿》等，终成四明学派代表人物，宋宁宗赐谥“文靖”。舒璘为乾道八年进士，多地为官，在施政上积极追随朱熹，尤其重教，其中在朱熹老家徽州任教授间，徽州学风大振，宰相留正称其为“天下第一教官”。当年朱熹与吕祖谦讲学于婺，他徒步前往亲聆如醍醐灌顶，写信告知家人曰：听朱吕论道，“敞床疏席，总是佳趣；栉风沐雨，反为美境”。他又赞朱为“当世人杰，地步非吾侨所及”。用现在的话来说，有点朱熹铁粉的味道。舒氏家族重教崇文，曾开办书塾（元代改广平书院），启迪后学。在南宋一代舒家村有 30 多人中进士，其中舒璘一家三代有六人为进士。堪称佳话的是舒璘的第一任岳父、松林乡白水（今岳林街道童桥村）人童大定是比他早 24 年的进士，且岳婿俩先后任徽州教授。与朱熹一样，奉化县学也建有文靖公祠，明理重教的舒璘可谓朱熹在奉化的化身。

据光绪志载，剡源沙隄（今沙堤村）人樊康之曾跟随朱熹游学，其子邦

道、邦获受其熏陶而博通经史，被南宋重臣、著名文学家、奉裔鄞人楼钥赞为“连璧”。据《晦溪单氏宗谱》载，同时期有单钦辞官隐居于嵊县栖贤山（今属奉化明溪村）。单钦与朱熹友情笃深，有诗文来往。据传，朱熹还曾来看望单钦，所以单钦之子单庚金将村前溪流改名晦溪，以纪念朱熹（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晦溪改名传说，我觉得是后人附会，因为它既未见于其他地方文献典籍，且在早于单庚金出生那年的宋宝庆《四明志》中已有晦溪地名，但由此传说我们可感受到奉化后学对朱熹的无限追思。还有，岩头村人毛炳岳先生曾撰文称：岩头村旧有“岩溪书屋”门额，款署“晦庵”，是朱熹为浙东儒学提举出巡过境时所题。称朱熹任浙东儒学提举是张冠李戴，且历代县志和《剡源乡志》对各村私塾都一一详列，岩头村仅《剡源乡志》记有“文昌阁，为士人读书处”，而无岩溪书屋记载。即使有过岩溪书屋，但由朱熹题款，我想可与晦溪改名之传说作类似解读。

历代奉化县学设有朱文公祠，这是通例。令我意外的是，在朱熹逝世 584 年之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奉化人又在“县南五十里朱家弄”（今属苑湖街道朱张村）建起一座龙溪庙，以祀朱熹。

楼钥在《重建县学记》中曰：四明六邑，奉化有望，秀士尤多。元代邓文原《尊经阁记》亦曰：四明各县“文风之盛，必以奉川为称首”。我想，这与朱熹重教崇文的种子深植于奉化大地不无关系。



落日归山海 韩晓霞/摄

童年的大衣

虞燕

我被那件橘黄的绒绒的大衣勾去了魂，久久回不过神。那一年，我六岁，在上海看病。离开前，父亲抱着让母亲和我开开眼界的心思，领我们走进了上海第一百货。一个偏远小岛的孩子头一次置身于大城市的商场，且是这么大这么繁华的商场，眼睛早已不够使了，前后左右上下，脖子都扭酸了。到了童装区域，我完全忽略了其它的服装，直勾勾盯住一件橘黄的半长款大衣，鲜亮如朝霞，胸口绣有动物图案，金属扣子闪闪发光，料子也稀奇，厚实，表面有绒毛，想象着穿上它该有多暖和。我满心满眼皆是那款大衣，而父母亲看了价格后，以长大后再买劝说我，我毫不理会，只想立马拥有它，他们只好连哄带骗，速速将我带离商场。

一路上，我的眼前和脑海不断晃动橘黄的影子，许许多多的影子，一会列队一会重叠，它们汇成一大

片橘色雾气包围了我。我任父母亲抱着背着，混混沌沌前行，直至到了码头，上了船，我突然清醒，想及再也无缘于那件大衣了，不禁悲从中来，绝望地大哭。船开了，离上海越来越远，我越来越难过，抽抽嗒嗒，唉声叹气，直到母亲再三允诺，会买同样的布料给我做一件方罢休。回家后，我自然看不上那些棉袄了，自己的，别人的，都显得土气又过于朴素。某日，一小伙伴穿了新衣，黑红色大格子呢大衣，得到了众多赞美，可我觉得不及我的橘黄大衣千分之一，并详细描述了大衣的模样，大家的胃口被吊起了，纷纷要求我穿出来，我很沮丧，说衣服在上海的百货公司里。此后几天，我接二连三梦见那件大衣，每回醒来就跟母亲念叨，父亲到底什么时候会买回来布料呢？

父亲提过，那种面料少见。父亲所在的运输船靠码头后，他都会上去逛逛，宁波、上海、南通等地的大店小店也注意过，一直没遇到。

不过，父亲买来了他认为格外好看的，先是嫩黄色灯芯绒，后有深粉色镶金丝格子薄呢，母亲均拿到了裁缝师小姑婆那，分别制成了款式别致的大衣和西装，我知道，它们也很漂亮，因为它们，一个小女孩曾变得那么耀眼而自信。可是，始终撼动不了橘黄色大衣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先入为主加求而不得，于我，大衣已不只是大衣了，而是一个绚丽的梦。

夏天时，我光惦记裙子，暂时淡忘了橘黄大衣，待天一冷，西北风“呼呼呼”横冲直撞，我的心里也起了风，刮出了记忆深处的那抹橘黄，飘来荡去，飘来荡去，我对它的渴望化作了牢骚，又一年了，我要的大衣为什么还是连个影都没呢？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母亲的脸上总是微露愧色，两人偷偷说，早知道我惦记成这样，当时狠狠心买下算了。长大后，我才知道，彼时，我们家因盖房欠了债，后又给我治病，花费甚多，那几年，父亲母亲过得相当艰难，而他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我扮得美美的。

终于，父亲那次出海回来，颇兴奋地拿出叠成四方形的布料，绒绒的，厚而软，是艳丽的杨梅红，他说，好不容易找着了这种面料，就是没有橘黄色，“好吃鱼肉，好看红绿”，小女孩穿杨梅红铁定好看的。母亲兴冲冲去了小姑婆家，从记忆中翻出商场童装的大致模样，自此，一款带有圆梦性质的大衣算是有了着落。

翻领，两侧各一个方口大兜，有内衬，却在纽扣上犯了难，没有让人眼睛一亮的大纽扣可与之相配，后决定用同款面料做包布扣。母亲坐在饭间的窗下，长满冻疮的手忙不停歇，杨梅红余料裁成几个大小一样的方块，棉花搓圆，塞进方块，缝成圆乎乎的包布扣。窗外的光细碎碎地漏进来，她的侧影茸茸的，柔柔的，像在某个梦境里。

杨梅红大衣上，大大的包布扣宛如一个个杨梅红的汤圆，那么惹人喜爱。我穿上了大衣，心情美得快要飞起来。那个冬天，是被杨梅红映红映暖的冬天。

裘七曜

搬新家后，推开后窗，我看到了银杏林、枫叶林，还看到了悠悠向东的一条河。

可是，当我的目光如燕子掠过河面，我忍不住地笑出了声：对面的青草地上竟然有缓缓移动的羊群，而一个牧羊人，看上去似乎是穿着羊皮背心的中年男人正挥动着鞭子在吆喝他的羊群。我在想，这羊群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天上的白云深爱这片土地，不可思议地落下来变成的？我猜不着，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原野牧歌》：“辽阔草原美丽山岗，群群的牛羊……”

接下来，我忘情地跑出去，去寻找歌声中的“牛羊和少年”。

“羊群和少年”都没有找到。他们消失人间，似乎又回到了天上。

我在那里东瞧西望的，顺便跟行人东拉西扯。我望望那片桃林问：“大叔，这里以后建什么？”大叔背着手，望望桃林，又指指桃林后面狭长的小山，说这山叫茗山，而这片桃林听说要建一所中学，当然也有可能建住宅楼。

我在心里想，建学校倒不错，书声琅琅的，而且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如光彩夺目的鲜花盛开在自己的家后面，令人赏心悦目。但是，千万别建住宅楼，现在房子楼层又高，把什么都挡住——我想望林望水更想望望屋后那狭长的山……

一年后，有消息传来：建公园。我乐了，我在床上打了个滚，梦中常在屋后的山中行走，山中林木参天，我乐不思归。而如今，美梦成真。

又一年后，公园快建成。我迫不及待，捷足先登。

走进公园，在南边的草坪上能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樟树，树的四周用不锈钢围成了一个比膝盖还高点儿的圈，上面铺垫了一张用白绳结成的网。我看到几个小孩悠闲地在那里玩耍，他们躺着、躺着……他们纯真的笑容像草尖上晶莹的露珠。我问：“好不好玩？”那些孩子不约而同地回答：“好玩，好玩。”我逗着他们：“如果好玩，就不要回家啦，让你们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把饭送过来。”他们看看我，低着头羞涩地笑了。

沿着公园S型的道路向里走，便能看到石板砌成的小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边数十株茶花树和一大片热情燃烧的红枫林。她们以张开怀抱的姿势拥迎来茗山“拾掇”快乐的游客，让人不想挪移脚步。

我在林中转了个弯，看到了一个平台，边上有石条砌成的凳子，也有铁椅子和长方体状的木椅子，以供游人休憩。

站在平台上，我能看到自己的家，更能看到阳光下美丽的奉城。这座城市，在这样的新时代，日新月异，万象更新。我从心底里欢呼着，慨叹着……

我又听到了一对父子的对话。那个年轻的父亲在问他的孩子：“竹林中有什么？”孩子答：“爸爸，竹林中有大熊猫。”“还有吗？”“还有爸爸，还有老爷爷，还有我自己，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动物……”

孩子一字一顿天真烂漫的语音令我忍俊不禁，我扭头看看这对其乐融融的父子，脚步无比轻盈。

我在林中恣意着，飞扬着，停顿着。我可以抱着一棵古松仰望着，并用脸贴近那粗糙的肌肤，寻思他的前世今生；我可以为一根古藤而俯下身子，用河流的执着去寻找她缱绻的轻梦；我又可以上蹿下跳，轻捷着，使自己成为竹海飞人……

当我踏上山脊，竟然发现有一条用柏油和石子铺成的路。这条“山脊线”弯弯绕绕的，把茗山星罗棋布的小山包珠串成奉城最令人心驰神往的“乐园”。

茗山多谷，狭长而又舒缓。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年轻人背靠背坐在绿意盎然的草坪上，他们把头抬得高高的，目凝视天，眸子清澈而又闪亮——他们在畅想未来吧。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老年人高歌一曲，欢乐蹦哒，他们像快乐的儿童面色红润，叽叽喳喳，宛如回到了一餐可以吃三大碗米饭的年代。在这里，你可以呼朋引伴，在谷中别具一格的门店前抵足谈心，顺便惬意地喝上一杯茶或咖啡。在这里，你也可以独自一人，什么都不想，在慢慢过去的时光里，宛如一只无忧无虑的松鼠轻轻悠悠地尽情玩耍，偶尔“啃啃松果”，会心一笑，独享偷乐。

漫步于茗山，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迷失了自己。为谷中的一池碧水，为谷中的一块麦田，为谷中一群有绅士风度的又时常翩翩起舞的白鹅和黑鸭，甚至为躺在山坡上憨态可掬蹩腿的稻草人……

有人说，茗山有微风带来的稻香；有人说，在茗山你会忘了你自己，得失随意；有人说，去了茗山，你便成了一棵欣欣然的树，时时有草木的清香；还有人说，去了茗山，你便成了“咧嘴而笑”的红太阳，天天暖洋洋啊喜洋洋……

我说不上为什么，但我总爱在那里转来转去的。

在漫天大雪里想起爱人

原杰

雪。无法阻挡的企盼
定格在一个遥远的约定
爬很小的路流很大的汗珠
而后擦开葭草和冰凌
童年便扑面而来
那间山间小屋依然朴实温馨

寂静。怀抱全部的期待与热情
轻轻抚摸阔大温暖
雪之前 寂静总是迷雾
一片美丽恬静的身影
雪之后 寂静总是明亮
有无声的脚步自远而近

雪落寂静。中国南方的山中小屋
纷纷扬扬中那一朵是我
凝视 伸手 追逐
情节传统感觉崭新
热汗冷泪
在漫天大雪里想起爱人